



治河通考卷之三

竄矣李徐鄴尚書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山

輯

議河沿河考



陶唐氏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踏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中國也
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東下底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
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
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泝水至于大陸播爲九
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九州旣䟽九澤旣灑諸夏
又安功施于三代

漢

文帝

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武帝

元光三年春河決濮陽瓠子天子使汲黯鄭當時
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分田蚡奉邑食創居
河北河決而南則創無水災邑多收蚡言於上曰
江湖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望氣者亦以
爲然於是久不塞

元封二年夏帝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初河決瓠子
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

塞之帝自封禪太山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羣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二渠復禹舊跡時武帝方事匈奴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帝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導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

成帝

桓譚新語曰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漑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不復引河

建始四年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

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旣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雨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夏四月河決潰金隄凡灌四郡杜卿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改元河平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鑿之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今河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

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
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
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
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
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
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
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玉道
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
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
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
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
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
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
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
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
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
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綏和二年平當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

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汲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

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瀨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而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令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

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歲太守而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內黃北至黎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拆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瀨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是自東地稍下隄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門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

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從可淇口以東爲石隄多漲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東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止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其西因山足地高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

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
半失作業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
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爲
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濕填淤加
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
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
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
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漑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
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

元始四年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
水校尉關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
形本下水勢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
河決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

御史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但爲四
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
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
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今則所行非禹之穿也
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
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
掾桓譚與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
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
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乃兩便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
於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隄以塞之或開渠以
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
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其
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
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
舉事以今觀之今古言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

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
法焉

明帝

永平十四年夏四月修汴渠隄初平帝時河汴決
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
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
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
水者帝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
乃賜山海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發卒數十萬詔

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防築隄修埽起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
澗陽過衡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令更相迴注
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隨巡行詔濱河郡
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繇是顯名王吳及諸
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石門又自汴河
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口金隄靈帝建寧中
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濟水東經滎瀆注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

口石門門南則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
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
河衝塞侵齧金隄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爲遏壞隕
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爲障
功業旣就徭役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
始詔策加命遷在沂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
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
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蒙濤怒湍急激疾
一有決溢瀾原漫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
氏之所常感昔崇鯨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
於是乃跋跣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共之于山
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扞鴻波慶賜說
以勸之川無滯越水上通演役未踰年工程有異
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書
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
典厥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
記功垂示于後

唐

玄宗

開元十六年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後唐

明宗

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修治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

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後晉

高祖

天福七年三月己未梁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隄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鄆漕濮賴之以功加邠國公詔于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後漢

隱帝

乾祐二年有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隄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汭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斗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卽澇歲無漂沒之患旱年獲澆漑之饒庶幾編甿差免勞役

後周

太祖

顯德元年周遣使分塞決河

世宗

二年周疏汴水汴水自唐末潰決自通橋東南悉爲汙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三年三月周主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取一石

四年周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

治河通考卷之三
五年周汴渠成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于是江淮
舟楫始通

治河通考卷之三終

治河通考卷之四

資政大夫李葆鄴嘗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崑
輯

議河治河考

宋

太祖

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
卒復力役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
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
災

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議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

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禦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

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

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
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
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
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
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
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
深知疏導之策若有經久可免重勞竝許詣闕上
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
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吉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閱
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
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
河皆塞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
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視堤
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八年五月河大決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
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

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
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
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
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
爲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州運漑農田此富
庶之資也不報

雍熙元年三月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
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
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

領其役

原本作九年誤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
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潰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
請于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
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
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
韓村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
水勢

真宗

咸平三年五月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于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

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

于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逕衡瀆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泮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河逆上北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百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回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

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
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
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折
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河等復東大河兩渠
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
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
縣北發御河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
與御河等合衡潭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
里決衝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

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
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
疏之今考圖志九河竝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
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
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充泛齊流患中土
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
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于河不然則
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
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

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爲口悠久難于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七年詔罷葺遙隄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之復開汭河于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歷澶濮曹鄆東入于淮卽遣使賦諸州薪石楳榘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

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竝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盡民田難于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爲無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汗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槽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

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于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于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百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

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
高地大伾二山雉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
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
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
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
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
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
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
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
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
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
築大隄又壘埽于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
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
復竝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
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
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
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

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
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
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
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
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于河故六
月中旬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
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
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
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感凌水

水性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
凡移褫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劖岸漲溢踰防謂之
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
岸土上墮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
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
經窞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
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
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
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

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之物稍芟薪柴
槌櫛竹石焚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
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
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
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
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
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
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
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

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
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櫛臬閔之復以長木
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
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壘亦不能遏
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感水勢護隄焉
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
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
凡七埽舊制七里
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
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

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
候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
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
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
聶家梭隄鋸牙陽城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
闕焉

仁宗

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北河陝西
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凋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

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
塞決河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
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隄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
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
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澶以扞城

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

道高下之勢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于其始而審于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無可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于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旣已蒼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決河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利遽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

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以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銳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靜振卹之猶恐民起爲盜况于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

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
人稍歸服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
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
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
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
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
若今日之貧虛然猶除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
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
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

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
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方之時興一大
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于旱災貧虛之際此
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
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
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
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
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
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

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
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
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
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
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
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
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東赤地
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
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

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
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
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
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侍制以上臺諫官
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
修河未有定論豈繇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
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
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
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

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旣以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

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旣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年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于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繇故道淤而水不能行

故也及橫隴旣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旣梗乃決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一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兩河故道旣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

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舒目前之患而終于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壟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

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塞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

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

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究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

嘉祐五年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

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直集賢院劉敞奏曰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滂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于水患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盡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爲事而罰所不勝急爲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爲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爲仁不塞不爲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爲君以舜爲臣以禹爲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欲以數

治河通考卷四
月之間塞決河不權于時不察于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旣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英宗

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湮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繇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

治河通考卷之四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

資政大夫少保刑部尚書前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山 輯
議河治河考

神宗

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冀瀛等處帝憂之顧問近
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恩冀深瀛等
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
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
願除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

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
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
監奏慶曆八年商河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
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
而下河道梗澁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
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
股河道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
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
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
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
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
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
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
利害

二年正月司馬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
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塞
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渭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渭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勢水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于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復西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入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北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可以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于二百餘

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于下約光

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進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扞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謂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

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
本欲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
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
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
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
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
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汎漲并下約各
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
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
故道則漕運無遏壅動傳無滯流塘泊無淤淺復
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
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
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
隄防未立閉口修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
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其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
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司相度閉塞北流利害
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
塞二股河北臣恐勞費未易勝幸而可塞則東流

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
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
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
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
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
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
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
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
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

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
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
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
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
害何則西北之水併于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
矣鞏等亟於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
也帝曰防扞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于一則勞費
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
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

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爲以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旣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澗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

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至未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北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

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

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以減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

六年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瓜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瓜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繩兩端可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

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若

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堤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

司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聞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遏壅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入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于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歿

十年文彥博上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畧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

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嗷嗷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于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初議塞河也故道湮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籬河入董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剝立生堤枉費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經久

詔可

元豐元年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口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千萬緡下諸路以時市稍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

三年秋七月庚午河決澶州北外監丞陳祐甫爲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汎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

舊跡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較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詔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四年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

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
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
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
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埧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
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
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
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
西兩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

立東西堤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
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堤候將來礮山水下
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
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
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
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
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爲
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一里內爲第三
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

次近一里以上爲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立堤今竟行其言

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爲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詔曰原武決口已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修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

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鋪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支吾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遠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北京師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卽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

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
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磧宜令澶州相視水勢使
之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宴駕大抵熙寧初專欲
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
復禹故跡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
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
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
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堤開河糜費巨萬
護堤壓埽之人溺歿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

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
其制畧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
辜之民置之必歿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八年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
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于
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
議起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治河通考卷之五終

